

麦芒 著
MAI MANG

•三峡玉垒丛书•



麦芒四行体诗二百首

中国三峡出版社

麦芒四行体诗二百首

麦芒著

行发源出

(册号: 第 2 册)

被强盗作中流

编印方: 梁月 01 年 10 月 10 日

2.4: 梁月 米重 280g × 185 本代

册 0001—1: 梁月 年 02: 梁月

元 08.8: 梁月 中国三峡出版社 付宝善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麦芒四行体诗二百首/麦 芒著. -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1999.10
(三峡玉垒丛书/陈道谟、冉庄主编)

ISBN 7 - 80099 - 403 - 1/1·70

I . 麦… II . 麦… III . 诗歌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0699 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甲 12 号院 3 号楼)

成都拓展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印张:4.5

字数:90 千字 印数:1—1000 册

全套定价:130.00 元 本册定价:8.60 元



作者近照

— 摄于故乡威信县城扎西镇

作者简介

麦芒，原名艾飞。云南省威信县扎西镇人。1979年以来在全国各地及美国、台湾、香港刊发诗文800篇（首），九字诗《雾》1979年10月在《诗刊》发表后曾引起艺术争论，是新时期最早的“一行诗”，并创“大世界基尼斯之最”，多首诗作入选国内多种选本。出版诗歌专集5部，其中《麦芒短诗选萃》等3部诗集获云南省昭通地区国庆五十周年文学著作奖。参与编修威信首部县志《威信县志》（120万字）已出版发行。《中国当代诗人辞典》等10余种辞书收有他的小传或辞条。现为云南作家协会、中国诗歌学会、世界华人诗人协会会员。

序《麦芒四行体诗二百首》

晓 雪

我与麦芒同志至今尚未谋面，但曾多次通信，彼此神交已久。我读过他不少作品。他已先后出版了四部诗集，即《麦芒短诗选萃》、《麦芒抒情诗选》、《麦芒小诗 100 首》、《麦芒诗选》，每部都曾邮寄赠我，并附信希望我写点评论文字。我虽读了他的作品，却总是未能抽出时间写点读后感之类的东西，感到对不起他。

最近他又编好了第五本诗集：《麦芒四行体诗二百首》，即将出版，来信提出要我写序。我正好可以“还债”，便立即答应了。

麦芒十六岁时（1962 年 6 月 1 日）就在《云南日报》上发表了第一首诗，至今已有三十八年。他初中毕业后就因父亲的“历史问题”未能升学、就业，经历坎坷。当过流浪汉、车工、售货员、会计员、摄影员、特约记者、见习编辑。但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都坚持读书、写诗，始终钟情于缪斯，数十年如一日。“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艰苦曲折，逆境磨难，反而玉成了他更深刻地多方面地体察和感悟人生，而成为有自己的探索、追求和特色的诗人。

我开始注意到麦芒这个名字，是在 1979 年 10 月号的《诗

刊》上，他发表了那首只有一行共九个字的超短诗：《雾》——“你能永远遮住一切吗？”这是《诗刊》自创刊以来第一次发表这样只有一行的诗作，诗也确实富有内涵，耐人寻味，所以我记住了作者的名字。后来大家知道，麦芒因这首诗出了名。1988年，湖南美术出版社、宁乡兴华彩印厂未经作者同意，擅自将该诗印制成贺年卡在全国公开发行，未署作者姓名，未付稿酬。作者起诉两年多后，1991年11月经长沙市东区人民法院调解：被告湖南美术出版社、宁乡兴华彩印厂一次性赔偿原告麦芒1000元。这首只有九个字的一行短诗《雾》随后更是一再出现在全国各类报刊、诗选、文摘和辞书上，成为当代诗坛一桩奇闻趣事，因它引起的版权案创“大世界基尼斯之最”。

《雾》在麦芒的全部创作中是很有代表性的，它表明作者力求把诗写得短而又短，短到一首诗只有一行。诗是一切文学样式中最精炼、最精粹、最精采、最精美的，它的特点就是要“以少总多，情貌无遗”（刘勰）、“意则期多，字惟求少”（李渔）、“敢以少少许，胜人多多许”（郑板桥），就是要“一粒粟中藏世界”，以最精短简洁的文字表达最强烈深刻的思想感情和最丰富复杂的生活内容。诗当然不是越短越好，短不一定就好。但写得拖泥带水、噜嗦芜杂、冗长无味的，肯定不是好诗。如果写得短而精、短而美、短而妙、短而内蕴丰厚耐人寻味，那就是诗中上品，是很不容易的。艾青在为我的诗集《爱》所写的序中曾强调要“多写短诗”，说“这是需要诗人把自己的思想凝聚起来才能做到的”（《艾青全集》第三卷，672页）。麦芒的诗大都写得很短，除“一行诗”外，他有许多两行、三行、四行的诗，也写得很有味道，如“太阳当顶的时候/怎么不见你底尊容？”（《影子》），“只有在不断的运动之中/才能使自己站稳”

(《陀螺》),“知道什么时候 点头/知道什么时候 摇头/知道什么时候 不开口”(《不倒翁》),“长得丑陋的人不一定是八怪/脸蛋漂亮的人不一定是天仙/疾言厉色的人不一定都凶狠/唯唯诺诺的人不一定都忠贞……”(《不一定》)等等。可以看出,他在“写短诗”上是有自己一贯的追求并取得了积极成果的。

这本《四行体诗二百首》就是麦芒在这方面长期自觉追求的最新成果。我国古典诗歌中的绝句(五言、七言绝句)就是“四行体”,但那是字数整齐、平仄押韵、有严格规定的。像这种字数不等的“四行体”白话小诗,每首四行,两行一节,可以押韵,也可以不押韵,这是麦芒在新诗创作上的新的尝试和探索。过去还没有人这样写过。这里集中编选了二百首,当然不可能首首都好,但我感到其中有不少是比较耐读的,如:

“六十年前/来了一名高个儿导演//中国,从此便开始/风驰电闪,好戏连台……”——《扎西会议会址》

“美丽/被定格在盒子里//羽翼/想飞”——《母校蝴蝶标本馆》

“一个‘爱’字/写了一辈子//一辈子/写了一个‘爱’字”——《冰心》

“大无/大有//永远的/常青树”——《周公》

贵在独创。诗人最重要的品格,是创造。诗人唯一的追求,是独一无二。希望麦芒继续刻苦努力,写得更多更好。

2000年6月2日,昆明

关于小诗和四行体

——《麦芒四行体诗二百首》序

穆 仁

一

精短化是诗歌发展的总趋势。根本原因在于诗缘情，而世间罕有积久郁深、汪洋恣肆的激情，多的是即景生情、多姿多彩的感悟，所以重抒情而不重叙事的中国诗歌传统表现为小诗精品多。闻名世界的唐诗佳作代表团成员亦多是绝句、律诗的小诗体。现代文学叙事与抒情体裁分工的日益细密，生活节奏的加快，更加促进了诗歌精短化的发展。1996年8月在日本举行的第16届世界诗人大会“值得注意的一个中心课题是短诗”，“发言的诗人们肯定诗应当尽量短”（引见1996年9月15日出版的《微型诗》第7期），与会的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吕进的这一印象，也印证了这个趋势。

二

体现精短化的进展的，是小诗的成就。

多少行以内才算小诗？存在过不少分歧，近年来渐渐取得共识：即上限在十行左右。台湾诗人张朗在《小诗瑰宝》（1996年出版）序言中指出：“对‘小诗’所定的标准，是十二行以下。”另一位台湾诗人文晓村在另一本小诗选集《葡萄园小诗》（1997年出版）的序中，意见也基本相同：“既属小诗，便不宜过长，三行以上，十二行以内，应该是一个合理的界域。”

十行以内算小诗则是大陆诗界的共识。著名诗人于沙对此作了这样的综述：“诗评家们，把小诗的建行定在一至十行之内。”（《于沙小诗选》卷首小语，1998年出版）。著名诗人杨星火主编的专刊小诗的《琴与剑小诗》（1997年创刊），也申明只登1——10行的小诗。我拥护这一看法，并在《小诗杂识》一文（刊于1993年《中外诗歌研究》杂志）中为此提出了一点承先启后的理由：“我倾向于十行以内算小诗的看法，为了保持现代口语的自然，为了包容略为复杂的情境，让它超过旧体律诗一两行，对发展现代小诗是有利的。”

似乎可以说，十行作为现代小诗的界限，基本上已成为海峡两岸华人诗界的共识。

三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体现在诗歌精短化迅猛发展，小诗创作实践空前繁荣兴旺上。如果说以前写小诗只是个别人一段时间兴之所至的行为，如今逐渐形成一些群体较长时间持续钻研的现象。

此一现象和它产生的成果，已引起越来越多人的注意。80年代初“沙（鸥）八行”现象开始崭露头角，写出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八行体佳作。90年代初又出现了“梁（上泉）六行”现象，他把大量创作的六行体诗称作“六弦琴”，为小诗创作照亮了一个新领域。与此同时，上海诗人李疑“为了寻求一种民族的时代的新诗形式”，在小诗中创造了一种“十句诗”体，规定“每句必须是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语意”。1996年1月重庆创刊的《微型诗》刊，有两点与众不同：一是它不专注小诗中之某一体，而是以弘扬小诗中最短小的三体（1—3行诗）为职志；二是不突出个人的成就，而强调集体的创造，赢得了海内外诗人（特别是老诗人）的支持。至今《微型诗》刊已连续出版五年、39期，出版个人微型诗专集26册，出版《微型诗500首点评》，五年来累计刊发微型诗近万首（次）。

但从十行内小诗各体进行较全面的创作探索而论，却不能不提到1998年出版的《于沙小诗选》。诗选中收二行诗113首，三行诗30首，四行诗64首，五行诗2首，六行诗3首，七行诗5首，八行诗23首，九行诗6首，十行诗21首。各行体诗中均不乏佳作，可见作者对每一诗体的探索是严肃认真而非滥竽充数的。这种对小诗内诸诗体（除一行诗外）的全面、完整的创作实践，在中国新诗界中，于沙是第一人。因此，我认为他对小诗发展作出了可贵的、空前的贡献。在他的这一感召之下，我在1999年出版的以小诗为主的《穆仁诗选》中，也仿照《于沙小诗选》把1——10行体的小诗习作按行数多少依序排列。我相信：像于沙这样愿意对小诗诸体加以探索的诗友，可能会越来越多。

四

蓬勃的小诗创作实践孕育着小诗的理论。这种来自实践的理论不同于闭门造车的个人玄想，多少反映着小诗的实际，有助于我们对小诗美学价值的认识。《于沙小诗选》对此作了扼要的综述与引用，值得关注小诗者参考。

小诗在当前新诗改革中的地位与作用。“松散、臃肿、冗长、无耐读耐悟耐回味的灵句，是新诗的通病。小诗却具有片言明百义、滴水见阳光的魅力。提倡小诗，写好小诗，多写小诗，也许可以为拯救新诗凿出一条路来。小诗，是诗中之诗。小诗，不可小看！”（于沙）

从文体学角度看小诗。“小诗，是一种特殊的文体。这种文体所具有的外在形态的最主要的特征是：浓缩、凝聚、精炼和大跨度的跳跃。这一切，可以简括地表达为一个字：短。”（谢冕）

从诗美鉴赏角度看小诗。“小诗的最大特征，是它的瞬时性：瞬间的体验，刹那的顿悟，一时的景观。它使读者从有限中领受无限，从瞬时中妙悟永恒。小诗是阳光下的露水，情绪中的珍珠。”（吕进）

从创作角度看小诗。“小诗是生活的浪花，是思想的闪光，是情感的流云。它们能以奇巧的构思，从一个局部、一个侧面来反映时代，歌吟生活，抒发感情，做到以一驭万，‘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张永健）

对“小诗中的小诗”（或小诗的最底层领域），1——3行微型诗的界说与补充。“微型诗是从小诗中生发出来的一

个分支。由于人们业已习惯的小诗句式是四行的绝句，因此，比小诗更小的微型诗的句式，是一至三行。‘螺蛳壳里做道场’，要求着一种更为精细、精审与精到的艺术营造，同时也开拓了生活与诗的新天地。”（《微型诗》创刊辞）

五

麦芒是诗的精短化的一个追求者，只是生活经历不同，走向精短化的道路各异。他是从一行体的微型诗起步，走向精短化的。1979年10月号《诗刊》发表了他的题为《雾》的一行诗：“你能永远遮住一切吗？”不久，他即与另两位一行诗作者（黄淮的《雷》，鲁行的《鼠》）为全国所知。可以说，这也是诗的精短化显示出的引人注目的力量。之后麦芒写过不少小诗，出过《麦芒小诗》等诗集。直到1998年读到他在台湾《葡萄园》诗刊发表的《岁月履痕》那组四行诗后，他的名字再一次引起我的注意。如今读到他的《麦芒四行体诗二百首》，知道他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力量探索四行体的写作，而且写出了一些佳作，我认为是值得肯定的。

四行体诗古称绝句，流播人口的佳作甚多。常见的手法，不仅有句句紧密衔接“起承转合”如贾珠的作品（如李白《静夜思》、李商隐《夜雨寄北》），也有四句分两组（前两句展示意象，后两句揭示意境），各有侧重又相互配合的作品（如苏轼《题西林壁》、朱熹《读书有感》）。要探索现代四行体，仔细研究一下古代绝句名篇是必要的。

《麦芒四行体诗二百首》中写得较好的作品，也说明虽四行也不能只用起承转合一种模式硬套。如下两首近于“起

承转合”式。《一九五七年》：“55万顶帽子/在空中飘飞//她在寻找——/意中人”。以拟人化手法写重大事件，灵动蕴藉，别有趣趣。《一九六六年》：“一场大火/烧了十年//不见/消防队”。用火灾喻十年浩劫，形似夸张荒唐，实则贴切巧妙，令读者发会心微笑。四行贯串，浑然一体。

另三首诗则属于四行两组、分工合作了。《母校》：“父亲的父亲在这里读书/儿子的儿子在这里读书//书声——/不长胡须”。前两行上、下延伸的重复，都在点明“母校”的含义，颇与“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有异曲同工之妙；后两行出人意外地逸趣横生，且寓老校常与青春伴的含蕴，堪称妙笔。《老照片》：“一眨眼/在笑声中定格//照片上/我们永远年轻”。意象意境，分节并列，却又相互交融，贴切自然。《输液》：“点点/滴滴//悬吊着/一颗忐忑的心”。前两行写形，后两行传神，形神俱备，日常事象也就动人心魄了。

《雨中》一诗却不属以上两种表现模式：“无伞的人/比有伞的人跑得快//最先抵达幼儿园的/是——母亲！”其中前后两行并不是像上面诸诗那样是合写一个题旨，而是丰富得多：前两行写的是处境不同反应各异，后两行写的是母爱。不同的内容决定了不同形式。形式是适应多姿多彩题材而变化的。

以行为基准的新诗，行的排列组合也值得加以注意。沙鸥的八行体就有多种排列法，仅据其诗集《情诗》中作品统计，除了最常见的2222（《新月》）、1313（《送站》）、44（《望云》）三种分节排列外，还有1421（《青城山红叶》）、332（《索桥》）、242（《桃色的云》）等三种。稍加品味就可发现：“沙八行”的六种分行排列不是随意的，它们在表现时

空跳跃间隔、情绪转换、突出强调等方面发挥了微妙作用。相形之下，麦芒四行体诗仅有 22、4 两种分行排列法，似稍嫌粗疏。

总起来说，不管几行体的小诗，都应注意诗歌精短的质量要求。形体短易，内蕴精难。要力求做到内容上的精炼、精粹、精悍、精辟、精灵、精美，首先要在题材上选择严、开凿深、提炼精审等环节上下功夫。缺乏人生内涵可供咀嚼、美的价值可供欣赏的事象，都不宜作小诗的材料。如果选材不严，短而不精，即易涉于粗滥，不小心的小诗就会砸了自己的锅了。

2000 年 9 月 21——25 日，重庆

我读麦芒四行体诗

马瑞麟

麦芒的独弦琴曾在读者们面前卷起过一阵阵多采的旋风；现在，他又弹起动听的四弦琴走过读者们面前。

人们从他的琴声里看到了法国驻滇总领事方苏雅：

一双眸子

蓝得透明

650 个孩子

个个都是活化石

——《法国驻滇总领事方苏雅》

还看到了瞎子阿炳：

比最明媚的眼眸

还明媚——

二泉

映月……

——《瞎子阿炳》

还看到了邓亚萍：

十八块金牌

三十六块伤疤

站在领奖台上
她比谁都高

——《邓亚萍》

还看到了冰心：
一个“爱”字
写了一辈子

一辈子
写了一个“爱”字

——《冰心》

还看到了生活：
一本
打开的书

看你
怎么去读

——《生活》

还看到了打靶：
睁只眼
闭只眼

三点
成一线

——《打靶》